1918年，上海美专的新礼堂落成，蔡元培先生专门题写了“闳约深美”予以馈赠。在刘海粟看来，这四个字高屋建瓴，寓意深刻，对上海美专的师生，包括他本人都起到了座右铭的作用。于是，刘海粟嘱人将之用楠木刻成匾额，悬挂于礼堂，“闳约深美”这四个字也就成了上海美专的不朽学训。

最早将这四个字组合在一起的应该是清代的文学家、诗人张惠言，他在《词选》的序言中对唐代诗人温庭筠有过这样的评价：“唐之词人，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而王国维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中对张惠言的断语似有微词，他写道：“张文皋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由此可以看出张、王二人对这四个字有着不同的理解。作为晚唐诗人，温庭筠对词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他的《菩萨蛮》十四首可谓是诗词史上的丰碑。我们知道，所谓词曲原本为民间俗唱和乐工俚曲，士大夫偶尔拈弄，也不过是花前酒后、随兴消闲，从不登大雅之堂。但到了温庭筠这里，词的创作开始精心为之，文人意趣，渐入词曲，使得词体升格，与诗篇分庭抗礼，争华并秀。张惠言选用“深美闳约”四个字来概括温庭筠的词一定有他的评判标准和审美角度。但读飞卿的词，只觉细腻婉约（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情致深远（当年还自惜，往事那堪忆），词境优美（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唯难见气魄恢宏。难怪王国维先生用“句秀”二字来归结他的风格。但对冯正中的词，王国维先生却有明确的评判：“……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所谓堂庑特大，就是指气势恢宏，境界开阔高远。正中之词虽未入《花间》之列，但欲谓宏大开阔，还似有不足。与后来宋词的恢宏气魄相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属柳梢月下。王国维先生可能是将冯正中与其他五代或五代以前的词家作比，才得此结论。由此看来，“深美闳约”的内涵解释和尺度评判是有着一定的历史性和主观性的。

当然，从词源的角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闳约深美”的涵义。在《楚辞·九叹·远逝》中，即有“山峻高以无垠兮，遂曾闳而迫身”之句，这里的“闳”为“宏大”的意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之句，所谓的闳议，即指闳大的议论。“约”的原始解释为“缠束”，如《诗·小雅·斯干》中的“约之阁阁”；《论语·雍也》中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后引申为简要之意，如《荀子·不苟》中的“故操弥约，而事弥大”。至于“深”与“美”的词义就较为明了了，引申的涵义也就更为广泛。

上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欣然将“闳约深美”题赠给上海美专，那么，他的“闳约深美”又包含着怎样的内涵和寓意呢？事实上，蔡元培先生已超越了张、王二人对这四个字在词学意义上的理解和审美，注入了他对现代艺术教育和艺术人才培养的标准和理想。蔡元培先生将四个字的字序进行了重新排列，使之结构更趋合理，寓意更为深刻。他的“闳约深美”既有整体的境界和意义，又有单个要求和目标。既有知识和技术层面规求，又有道德和审美升华的引领。字与字之间互为因果，互为辉映，相得益彰。从“闳”至“美”既是一个递进过程，也是一个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刘海粟在《忆蔡元培先生》的文章中对“闳约深美”曾经有过这样的诠释：“闳指知识结构要博大宏伟，兼收并蓄，了解邻近各个知识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广泛吸收，加以贯通，打下结实基础；约指生命有限，时间宝贵，任何杰出的巨人，不可能在很多方面都获得惊人成果。当基础打好之后，由博趋约，从十八般兵器中选择一两种最合手的武器，否则精力分散，顾此失彼；深指精通、发展、创造。在约的前提下重点突破，究本穷源；美是指一种理想的境界，求学的人只能处于永恒的探索之中。美的疆境阔大无限。”刘海粟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对“闳约深美”的诠释是在结合了一位老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的智慧、学养以及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其实，蔡元培先生赋予“闳约深美”的意义在他给上海美专题撰的校歌歌词中就有了很好的注解。他的歌词写道：“我们感受了寒温热三带变换的自然，我们承继了四千年建设文化的祖先，曾经透澈了印度哲学的中边，而今又感受了欧洲学艺的源泉。我们要同日月常新，我们要似海纳百川。我们现在彻底的受了母校的陶甄，将来要在全世界上发扬我们国光而绵绵。啊！我爱我中华万年！啊！我爱我的母校万年！”在我的理解中，对自然的体悟，对传统的秉承，对中西文化的感受是为“闳”；百川归海，兼收并蓄是为“约”；日月常新，不断精进是为深；在世界上弘扬中华文明，使我们国光绵绵是为“美”，而且是一种大美的境界！

如今虽然快一百年过去了，但蔡元培先生的“闳约深美”无论是在对个人的塑造，还是对学院的发展，无论是对中国艺术教育的趋向，还是对中国文化世界意义的传播等，仍然有着它伟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如何在开放与昌明的今天，对“闳约深美”在以上几个层面上做出现代的阐释则是一个我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